



散文系



每天进步一点点

每天成功一点点

吕晓飞·主编

精品典藏 散文

· 俯仰中外几百年来的散文长河，名篇佳作浩如烟海，我们徜徉其中，取其精华，结之为集。……
· 精美的散文有时不是读它，而是靠读者去细细品味。……

北京燕山出版社

散文系



每天进步一点点
每天成功一点点

精品典藏 散文

·俯仰中外几百年来的散文长河，名篇佳作浩如烟海，我们徜徉其中，取其精华，结之为集。……
·精美的散文有时不是读它，而是靠读者去细细品味。……

吕晓飞·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书系/吕晓飞 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7
ISBN 978 - 7 - 5402 - 1995 - 6

I. 散… II. 吕…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629 号

责任编辑:里 功
版式设计:田文山
封面设计:宋双成

散文书系

精品典藏散文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710 × 1000 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225 300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02.00 元

让清扬与美丽伴随你(代前言)

“生命之中本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只要你的心永远向着太阳,那么每一个清晨就会向你展现出—个等待着由你来开启的美景。”当你远离喧嚣的城市,或者从繁杂的生活重负里走出来,沏上一杯清茶,静静地品读这段大卫·梭罗的美文时,在心灵的深处,你是否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静谧与安详……

—篇优美的散文散发的是清扬与美丽,品读优美的散文,与众多散文名家作心灵深处的交流;在优雅温馨的艺术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哲理、感悟生活的真谛、陶冶性情、舒畅襟怀,如此这样你一定能缓解身心的疲惫,从中感受别样的清扬与美丽,带给你无限快意与乐趣。

众所周知,散文的题材最广泛,散文是“集诸美于一身”的文学体裁。

文学是表现人生和传达思想感情的。通常来说,小说、诗歌、戏剧无论是在结构上,或是在格律、剪裁、对话等安排布局上,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而散文,却可以随便自由些,看来只是不经意地抒写着—己的经历和感受,所表现的多是零星杂碎的片断人生。在这里,读者虽不能愉快地贪图到像在小说中所表现的一切可歌可泣、可爱可悯的有系统的人生断面,却能出其不意地找到在人生里随处都散布着的每颗沙砾的闪光,使你惊叹,使你欣喜,以之为不易掘得的宝藏。所以读散文要用心来读,用心来体会。当你的心和作者的心达到真正相接的那一刻,你才算是真正地透过散文那五彩缤纷的“形”,体会到它那凝而不散的“神”。此时你所体会到的就是散文灵魂的真善美,那就是作者通过散文表达出的内心深处的宁静与思索;那就是能带你通向更远的有着万千风景的世界的道路;那就是可以让你的心灵进入片刻小憩的乐园。

散文是美的,它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然而什么样的散文才是最美的散文呢?秦牧曾说:“精粹警辟的、谈笑风生的、亲切感人的、玲珑剔透的,使你读时入了神、读后印象久久不会消失的好散文,还是不多。”他还说:“—篇好的散文,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内容给人以思想的启发、美的感受、情操的陶冶。”

品读精美的散文,宛如清风般涤荡沐浴;让散文的清扬与美丽永远地伴随你。

编者

2008·4·20



目 录

岁月书签

| | |
|----------------|----|
| 忧愁的鱼儿在快乐中游 | 2 |
| 那年那月 | 5 |
| 岁月书签 | 8 |
| 弟弟的选择 | 9 |
| 油 条 | 11 |
| 城南狱事 | 14 |
| 十年换颊 | 18 |
| 我是为爱这个人而来到这个世界 | 20 |
| 爱又如何 | 29 |
| 给点阳光,让我生命灿烂 | 36 |
| 天都想黑了 | 44 |
| 最感人的故事 | 50 |
| 有一种爱我们不能去爱 | 54 |
| 雨中漫步 | 60 |
| 成 长 | 61 |
| 春雨遐思 | 63 |
| 苦难之美 | 64 |
| 我的天空不下雪 | 65 |
| 爱情不是玩笑 | 67 |
| 母亲给我的世界 | 68 |
| 老照片 | 71 |
| 微笑的魅力 | 72 |
| 我不是你的天使 | 73 |
| 走出去是一片天 | 77 |



精品典藏散文

| | |
|-------------|----|
| 告诉我,如何才能不爱你 | 79 |
| 爱情麻辣烫 | 82 |
| 腐 蚀 | 85 |
| 答案在风中飘零 | 86 |
| 家书伴我行 | 88 |
| 孩子想当小组长 | 90 |
| 幸福的理由 | 91 |
| 一盒彩色铅笔 | 93 |
| 因为爱你,才永别 | 96 |
| 事关爱情 | 98 |

点燃爱的灯

| | |
|---------------|-----|
| 一树一树的梨花开 | 102 |
| 姥 姥 | 103 |
| 泪血染白发,母爱绵绵无绝期 | 105 |
| 蝴蝶和故乡 | 110 |
| 妈妈做的布鞋 | 112 |
| 幸福是一种心痛的感觉 | 114 |
| 点燃爱的灯 | 115 |
| 父亲的生日 | 116 |
| 狭窄的心,让她过不去 | 117 |
| 学会放弃 | 118 |
| 人与上帝有约 | 119 |
| 想念母亲 | 120 |
| 爱的接力赛 | 121 |
| 一个没有爱情的故事 | 125 |
| 真的好想你 | 130 |
| 爱,就是陪伴 | 132 |
| 母爱如花 | 133 |
| 陪妈妈逛街 | 136 |
| 送上一朵康乃馨 | 138 |
| 无名的悲哀 | 139 |
| 补拍婚纱照 | 141 |

| | |
|---------------------|-----|
| 妈妈的心就这么高 | 143 |
| 岁月,从那只针线筐箩里流逝 | 145 |
| 渡 头 | 147 |
| 真爱无敌 | 149 |
| 透明的玻璃杯 | 151 |
| 母亲算命 | 152 |
| 离 婚 | 154 |
| 酸甜苦辣汤 | 156 |
| 妈妈,别怕 | 158 |
| 婆婆和她的咸菜 | 159 |
| 我有同学潘剑眉 | 161 |
| “艾草”青青 | 163 |
| 老 面 | 165 |
| 这里那里 | 167 |

心悟天空

| | |
|-----------------|-----|
| 难忘师恩 | 174 |
| 作文往事 | 176 |
| 甜甜酸酸西红柿 | 178 |
| 臭豆腐的缘分 | 180 |
| 曾经,我有一只兔子 | 183 |
| 窗外有座山 | 184 |
| “水泥” | 188 |
| 做一碗面,给父亲 | 189 |
| 半毛钱的故事 | 191 |
| 良心的价值 | 194 |
| 愚 人 | 196 |
| 古井边的蓝花碗 | 198 |
| 巧 遇 | 199 |
| 毕生所学 | 201 |
| 永远的同学 | 202 |
| 寄馒头的孩子 | 203 |
| 两个姑娘 | 205 |

精品典藏散文

| | |
|-----------------|-----|
| 五 月 | 208 |
| 卖电脑柜的小夫妻 | 210 |
| 渴 望 | 213 |
| 鞋子上的母亲 | 215 |
| 春天,是一个大闹钟 | 217 |
| 斯人独憔悴 | 220 |
| 能看见春天,真好 | 223 |
| 给你一方信任的天空 | 225 |
| 爱丢钥匙的妻 | 227 |
| 鹤乡女教师 | 228 |

岁月书签



忧愁的鱼儿在快乐中游

李华伟

窗外的雨不停地下着，缠绵而悱恻。两个多月了，武汉的雨就这样暧昧地下着。我不知道雨有没有累的时候？我希望它也该让老天爷放它一次长假，歇息歇息。

老公离家一个多月了，我心里真的非常想念他，何况他去的又是非典的高疫区：广东，这让我对他的思念里融进了更多的牵绊。但是，我不能说。

他独自在外闯荡，为我们全家的幸福堆积钱财，为我们一家三口分居两地堆积着重逢的渴望，为我们遥远的幸福呀！我不能让我的儿女情长锁住他的奋斗，他的疲惫的奋斗。我让我的孤独压抑下来，不让它们累积成思念的火山。

学校打电话过来，我的儿子病了！

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儿子已被单独隔离在一间小房里，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两眼无光。生活老师和班主任守在他身旁，给我讲述他的病状：咳嗽，发热，38.9 摄氏度，全身无力。我的脑袋一阵阵发晕，天啊！在这种时期！这种症状！

班主任陪我到教室取他的书包。儿子的同学们望着我都叫起来：非典！非典呀！我无可奈何地挤出一丝笑容，对着满堂天真的孩子们。年轻的班主任体谅地对我说：“大概是感冒了。这种天气。赶紧到医院看看吧。”我茫然无顾地拉着儿子的手，对班主任点点头，老师仍旧嘱咐了一句：“明天就别来上学了，好好在家休息一天。”我懂，什么时候了？草木皆兵了，我不能让别的家长别的孩子有思想负担，我懂！

回到家，我又给儿子量了一遍体温，反反复复对着 SARS 的症状仔细研究，越来越心乱如麻：38.7 摄氏度的体温，咳嗽，头疼，全身无力！我望着窗外连绵不断越下越大的雨，手足无措起来：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要不要去医院？医院现在都设有发热

专科门诊，病人全都带着口罩，医生护士更是全副武装的戒备，那种架势，我看着都觉得恐怖，我怎么知道就诊的人里面会不会藏龙卧虎地掩着一两个非典病人？我不要和我的儿子一起去冒这个险？

电话铃响起，是我要好的一个朋友余儿打过来，伴着窗外越来越急的雨声，我对她讲述了孩子的事。她的孩子，体质也弱，总是生病、发烧，她用她积累的经验劝我，暂时烧得不太厉害，就别往医院送去了，喝泰诺退烧液，吃阿莫西林消炎片，用酒精擦拭孩子的脚心手心脚腕手腕，以便散热，盖一床稍厚的棉被，捂一些汗出来。临了，她问我，药品都全吗？我回答她都有。她再问我，我来陪陪你吧？我心里一阵感动，她知道我老公不在家，即便这句话是她客气的敷衍，我也由衷地感激，但我仍旧拒绝了。她又一次叮嘱我，4个小时量一次体温，你把闹钟调好，家里就你一个人，没有换手的，赶紧睡去吧，今晚够你折腾的。

挂了电话，我开始忙活。喂孩子吃药，给孩子擦拭酒精散热，换一床被子给他盖上。好不容易停一会儿，这时候卫生间里的灯突然地灭了。我觉得天要从房顶上塌下来了。我从没有换过电灯泡，偏偏在我最需要光明的时候，黑暗却铺天盖地毫无商量地来了。从柜里拿出灯泡，我支起板凳，方板凳上叠着小板凳，我一步一步小心地爬上去，就着黑暗里的感觉我拧下了那只老朽的灯泡，摸索着换上新的，期待光明再一次笼罩我。但是，我发现怎么也拧不上去，我只好狐疑地艰难地从杂技凳上下来，在光亮处，才发现我拿的是只螺口的，而要换的却是一只插口的。我的绝望一点一点地升上来，我只好再在柜里翻腾，谢天谢地，真的有一只插口的。当从我的手上千难万难地拧出一丝光亮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伟大也只不过是做一件平凡小事的证明了。

我进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已经凉下来了，周身却出满了汗，孩子手垫着脸蛋，思考状地睡熟了。我摸了摸被子，已经湿漉漉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完全没了主心骨。

我打电话给余儿，她家的电话却占线，不知和谁在闲聊。我又打母亲家的电话，没有人接。我的母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找不着她的踪影，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成为母亲的？她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扮得齐齐整整去打她那副一辈子也不会厌倦的麻将！重伤都不下火线！连自己女儿小产坐月子都不曾来看过一天，我又能指望她什么？

我再打电话给远在北方的大姑子，她接过电话，声音里透着着急，她叮嘱我去医院给孩子看病，问我孩子一切的症状，话筒旁有我婆婆的声音，在问她是谁家的孩子病了，我听见大姑子在冲着我婆婆说是她同事的孩子病了，然后她小声告诉我，说怕我婆婆着急，我一个劲地点头说我懂我懂。挂了电话，照我大姑子的意思给儿子换了一床薄点的小被，拿干毛巾抹干了他的全身，儿子被折腾地睁开了双眼，嘴里叭叭地，像婴儿时期那样惹人怜爱，我轻拍着他，口里喃喃地对他说：“是妈妈，别怕！是妈妈！”换下的被子里面已经拧得出水来。

房间里有一只讨厌的苍蝇在嗡嗡乱叫，我拿起苍蝇拍打它，它左翻腾右扑棱，一次又一次绕过我的武器，偏使劲趴在窗户上，我扬手一用力，终于小心翼翼地打着它

了。我懒了一下,用苍蝇拍托着它的尸首准备把它直接从窗子扔出去,我推了一下铝合金窗,推不动,又推了一下,还是推不动,大概这几天连着下雨的潮湿让窗子也锈住了。我又用了更大的力气,窗子开了,是整个儿囫圇地卸下来地开了,幸亏有防盗网拦着,否则整扇窗户就要砸下楼去,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了,苍蝇的尸体出去了,珠子大的雨点跟着也扑面进来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孤立无助过,但是我不能指望任何人,这个家只有我才是顶天立地的人。我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去,费劲地拿住半扇窗户,一遍又一遍地试着对准缝合处,终于把窗子安了上去。

我从来不知道如此娇气的我,今天成了医生、电工和装修工,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能力有如此巨大,外面下着雨,雨连着天和地,家里只有我和儿子,我们相依为命!

十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是孩子的班主任。我感激她的问候,我知道在这个非常时期,老师的关怀也不免多了起来,但是我仍旧由衷地感激。

我简单洗漱了一下,准备眯一下休息一会儿,电话铃声又响起,千山万水的大姑子不放心地打来,我对她说,孩子烧退了。她松了一口气,告诉我,现在可别让婆婆知道,要不然,老人家担心得不知怎么好。我答应着她,七十多岁的老人,隔着山隔着水,怎放心得下她一手扯大的孙儿?

看看表,四个小时已快到了,我知道这一觉是耽误了。我又看看孩子,身上排了汗,额头终于凉嗖嗖起来,枕头却也浸湿了,我把他小心地挪移到另一侧床边,换掉湿湿的枕头,看着他毫无忧愁的脸,在他的旁边,和衣躺下。

电话铃声把我再次吵醒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了。我知道这么早会是谁打来的,除了孩子的姑妈,还能有谁?接过话筒,果然是她,知道孩子一宿没折腾,她平静了许多。我好抱歉,让千里之外的大姑子和我一起操心我的儿子,她一定也惦记着她的侄子,一晚上都替没有男主人在家的我们母子俩担忧。

儿子瞪着大眼睛,醒在床上。我问他,乏不乏?他摇摇头,只说有点晕。我摸摸他的脸蛋,告诉他妈妈给他做早餐吃。他拉住我的胳膊,睁大眼睛问,我会不会得了非典?我拍拍他的头,告诉他,不会的!他幽幽地说,他们都说我得了非典!我不会得的,非典要死人的,妈,我不会死的吧?我搂住他,怎么可能?就是真得了非典也会治好的,何况你不是!儿子不知哪来的力气,腾腾腾地穿好衣服,跟我说,非典是全身无力的。妈,你看我,我力气好大的,我还能跑呢!趿拉着拖鞋就在屋里冲刺般地跑起来。我把他拉过来,笑个不停,眼泪都出来了,像花一样坠在地上,一颗颗地碎开。

这一天接了许多电话,此起彼伏的,似乎是我记忆中接的电话最多的一天,有余儿打来的,有孩子的姑妈打来的,有孩子同学的好几个家长打来的,有我的许多朋友打来的,充满了问候和关心。非典时期的一个小发烧,让人间如此关怀起来,不管是出于私有的怕传染的考虑,还是体谅我们的真诚的关心,我都由衷地感激。我的奶奶,世上最疼我的那一个人,也得着了消息打来问候,在她眼里,我是她今生今世最大的牵挂,是她手上不肯放下的风筝。一直下不了决心和老公离开这片养我的土地,最大的原因,大概是我心底里放不下对这个老人的念盼。如果我真的走了,老人捏着那段没了重量的风筝线,如何寂寞地打发那剩下的来日不多的时光呢?

午饭,我给儿子做了鱼吃,挑了鱼肚里的鱼籽塞在他碗里。儿子对鱼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不吃这些鱼籽,它们会变成鱼吗?”儿子问。“会的。”“那你干吗把鱼杀了?它们全都没有妈妈了。”“它们的妈妈就是活着,生下它们来,也不会管的。成千上万的鱼籽,能有一两条长大成鱼,就很不错了。”“可是,再怎么样,也终究是它们的妈妈呀!”“那倒是。”我夹菜给他,催他快点吃。“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它们也一样快乐吗?”儿子仍旧在问。“当然啦。”我笑着对他说。

吃完饭,他又问我:“为什么没有把我生病的事告诉爸爸?”儿子想他的爸爸啦,他不说,我也知道。

“何必让最亲的人担心呢,你说是不是?”

“那倒是,”儿子小鬼大地点点头,“我将来有什么事,也不告诉你,免得让你担心,你还是个女人哩!”

我吃惊地感动地叹口气,病一场,就长大了么?电视里,在播放新闻:深圳出现局部甲型流感,症状类似非典型肺炎。我的心又扯挂起来。我深深地无助地想念起我的老公,他在遥远的地方积累我们幸福的源泉,我们在孤独地等待幸福的彼岸。

电话打过来,正是他:“你和孩子都好么?”

“好啊,挺好!”我的声音如平日一样没有波澜,我不让他知道我昨晚的惊心动魄。

孩子从我手上抢过话筒:“我们都挺好的,你也要注意身体,早点休息啊。”稚气的声音学着我平常说的话。

我突然发现,老公从来也没讲过他在外边的苦,是不是如我们一样报喜不报忧地让我们以为他在快乐地生活?

客厅里的鱼缸里,一群鱼儿不知疲倦地游过来游过去着。



那年那月

李 宏

十四岁那年,第一次开始观察父母。

母亲是会计,或许是与所从事的职业有关,母亲精明干练,颇有气质。母亲的朋友很多,家里的电话绝大多数是母亲的。看着母亲谈笑风生,我只远远地看着,朦胧地想着自己长大后是否也会成为母亲这样的女子,心头总升起一种莫名的渴望。

精品典藏散文

父亲是一家不景气的工厂的厂长,虽是厂长,父亲的个性却明显落了伍,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人来我家询问事情,父亲就那么直直地站在门口,像门神一样,竟也不懂得客套地让人进来坐着谈,为此,我和母亲装作不经意地提醒过父亲,可下次,父亲又忘了。大概因了父亲的此等性情,父亲的朋友很少,少得到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数不出名字。

这样的两个人,很奇怪会成为共度一生的伴侣。

清晨,母亲做好早点,父亲迟迟起来,吃过早餐收拾好残局。各自上班。

中午,如果其中有人因公务不能回家吃饭,电话铃会准时响起。

傍晚,解决了温饱问题,父亲安静地看电视,母亲则继续处理账目或是外出。

他们彼此独立,我看不到母亲似小女人般的满足,也看不到父亲似大树般踏实的眼神。

他们彼此相爱?

十七岁那年四月,我得知父亲癌症晚期。

父亲发现病情的时候,已是无力回天之时。医生宣布了这个尚未停止呼吸的生命死亡,连手术都是多余。母亲默默把父亲扶回家中,向单位请了长假,在家中照顾父亲。

清晨,母亲做好早点,父亲细细吃上几口。母亲和父亲共同收拾残局,清晨的阳光斜斜地涂抹在母亲和父亲脸上,笼罩成一片温柔的淡金色。

中午,桌上是琳琅满目的小菜,都是父亲喜欢吃的。父亲专注地吃着,看母亲的眼神中有淡淡的依恋;母亲安静地吃着,偶尔看父亲的眼神充满平静的温情。

傍晚,落日西斜,母亲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在夕阳余晖中,顺着江边的小道一直往前,走过大桥,穿过不再喧闹的车站,再踏上彩虹桥,走到桥的中央停住,迎着凉爽的夏日微风,看人们享受生命的喜悦,听稍显喧闹却生机勃勃的人声……母亲和父亲神色安然,我曾试图找寻他们眉宇中的忧伤,却未能如愿。

夜,寂然。偶尔夜半醒来,透着清澈的月光,母亲和父亲的侧影朦胧,声音细细地随风漂散开去,听不清他们的话语,只模糊感到一丝飘浮的温情。

但父亲并不因为关切而康复,只迅速地衰弱下去,像渐渐被抽离了精神。到后来,散步不得不停止了。父亲活动的圈子就是只有几十平方的家。

放学回家,通常迎上来的是母亲淡淡的微笑,安抚着我慌乱的心;偶尔母亲忙碌的时候,开门的也会是父亲,父亲的面容消瘦蜡黄,父亲努力地挤出笑容,却让我心头隐隐作痛。夜晚失眠的时候,会听到父亲轻微的呻吟声,会听到母亲关切的询问声,



会听到床咯吱作响声,会听到拖鞋与地板的摩擦声……



父亲最终从家中转移到了医院,母亲说这样更有利于护理。我心里明白,父亲和母亲只是怕影响了我的学习。母亲从此奔波于家和医院,努力安抚我,努力照顾病重的父亲。

五月初,父亲斩钉截铁地多次拒绝了我让他回家的要求,住在医院。一度如山的父亲枯瘦如柴,干练的母亲浑然失却了往日的神采,细细分辨,眉间淡淡的聚集了些许不胜重负的忧愁。心头一怔,很努力地想给父母一丝安慰,表情却僵硬在脸上。父母默契地对视,冲我微笑,那一瞬间,突然觉得父母的笑容是世界上最灿烂的阳光,穿越心头的阴云透入心间。

五月末,父亲的癌细胞飞速扩散,他依旧坚持一个人去洗手间。母亲总是半扶着父亲,从病房门口到洗手间,而后守候在门外。等父亲出来,再慢慢走回去。昏黄的灯光下,他们的身影被拖成一段长长的阴影。

六月初,医院。父亲失去了大半的生气,疼痛的时候眉头纠结在一起,额上有密密的汗珠,脸如被雨水打湿的枯叶。母亲总是盛上一盆清水,放置于父亲床头,用白得耀眼的毛巾细细地拭去父亲脸上的汗痕,似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六月末,父亲早已经不能再单独完成曾那样轻松的事情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全靠母亲打理。吃饭,母亲熬成粥,慢慢地喂;翻身,母亲吃力地半抱着父亲,费力地一百八十度翻转。洗手间,也搬到了病房,用一根细细的管子帮助完成……即使父亲眼中有太多的抗拒与坚持,却依旧不能改变什么。

中途,也有亲友帮助照顾父亲,母亲却似乎离不开父亲,除了回家洗澡、偶尔吃饭,其余时间都守在父亲身旁。七月一日,父亲为他的生命画上了句号。抬眼看母亲,母亲的眼神前所未有的空洞,似失去了所有的色彩。

高考后,常和母亲久久地待在一起,回味与父亲度过的时光。谈到父亲时,母亲的眼中荡漾着幸福的光泽,俨然一个温柔如水的女子。于是恍惚中,眼中又出现母亲和父亲顺着老街一直往前走,父亲走在车流流动的右侧,而母亲则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在左侧。他们在那些洒落的阳光中微笑,笑中有明媚的世界。

突然记起,父亲总是为母亲买回中意却因价格昂贵而舍不得买下的衣物,总是在母亲生日的时候买上一个蛋糕,总是默默地在夜晚为母亲点上一盏灯……总是为母亲站成一座坚实的山。

而母亲,总是为父亲做上可口的早餐,总是细心地为父亲买上每一期的电视报,总是将父亲不小心掉落的衣扣拾起缝好……总是如山旁绿水。

心中了然——爱,原本可以如此朴实无华,耐人寻味。



岁月书签

李 宏

岁月是一把梳子,往事大都经不起梳理。人生在梳齿间流连,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也在更行更远的时间里纠缠。

小时候家里穷,特想读书却无书可读。记忆中,每到新学期开始,我都会像盼过年似的盼着发新书。等新书发到手,还来不及用旧年画纸包上书皮,就已经从头到尾看了个遍。

母亲说,小孩子看书太多没好处,弄不好将来成了近视眼,会分不清稗子、秧子,连当农民都不合格。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多读点书也没啥坏处,长不了力气还可以长心眼,免得以后被别人牵去卖了还帮着数钱。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对土地有一种天然的依附情结,对读书求学则常常无动于衷。按惯例,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大多应该在懂事以后主动接过父母手中的锄头和扁担,然后理所当然地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日子。偏偏我却对读书情有独钟,也许,这是上帝的一次笔误吧?

我读初中的时候,四乡八里已有不少农民弃了土地出外打工,受他们影响,我的父亲也丢了锄头到镇上的机面房去学徒,活太忙时,父亲就叫我搁了书包去打杂。开始,我很不情愿,一来怕功课耽误太多赶不上,二来怕五大三粗的班主任动不动就抡耳刮子。可去了几次以后,我竟像着了魔一般,有事没事都往那儿跑,以至于管帐先生胡子爷想赶我走都不行了。原来,我在裹面用的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批做梦也想不到的旧书。我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出来,藏在墙角旮旯里,歇工的时候就悄悄揣一本带回家看,等到看完之后又揣回来换另一本。就这样,短短半年时间,我竟然偷偷摸摸读了二十来本大部头小说,有前苏联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遗失了的一封信》、《我的童年》、《在人间》和中国的《小矿工》、《红旗谱》、《战地烽火》、《虹》等等,那些早已残缺不全的书多半是破“四旧”的成果,与我们所学的课本有很大不同,沉迷其中,我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只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夏天,一场罕见的洪水冲垮了破旧不堪的机面房。房子倒了,机器毁了,作坊也消失了,父亲又扛起锄头回到希望的田野上。我却心有不甘,每天放了晚学仍到机面房的废墟上去转悠。在这里我又遇到了管帐先生胡子爷。

眼前的胡子爷明显老了一大截，头发白了、乱了，腰背弯了、驼了，眼神也模糊了、浑浊了。他手里捏着自己裹的早烟，问我有没有火柴借来用用。我说学生不允许带易燃物品，如果您需要，我这就给您买去。等我买了火柴回来，胡子爷已经走了，他坐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小捆旧书和一张纸条，大意是洪灾过后就只剩下这么些了，他也用不着了，留给我或许还能派上点用场。那一刻，我很意外，也很感动。我把书拎回家，整整齐齐地压在枕头下面，兴奋得彻夜难眠。

第二天，学校里到处传得沸沸扬扬，说胡子爷昨天晚上吊自尽了，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来无去无，走得干干净净。我反驳说，胡子爷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同学们都笑我疯了，老师也说我莫名其妙，问我是不是起倒了夜说胡话。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但我坚信，胡子爷永远不会从我心里走远，因为，他留给我的远不止是一小捆旧书。

许多年之后，再次翻开胡子爷留下的旧书，我猛然发现，那一段往事，那一个人，早已变成岁月的书签，镶嵌在生命的年轮里。



弟弟的选择

韩苗苗

一直难忘1997年的9月发生的一些事。这一年九月，我如愿考上大学，而弟弟也顺利拿到县属重点高中的通知书。面对贫困的家庭不可能同时送我们兄弟俩上学的现实，弟弟放弃了读书的机会。他只是轻轻地对父母说：“我不想读书了，送哥哥读大学就行了！”而贫困的父母也默默地答应了弟弟辍学的要求。

说来惭愧，那时的我竟然没有一点内疚，完全沉浸在考上大学的快乐中。这一年十月，我跨入了长沙的一所大学的校门，开始四年大学的学习生活。而这时，我弟弟只能与院子里一些大人们上山去放牛。大人们每次放牛，都是把牛赶到山上后，然后